

懋

書

卷

四

五

缺

第

六



懋書目錄

卷四

壬午三月起至八月止



恭擬冊封永王文

親享北郊記注

德政殿召對論 太廟祧廟事

中極殿召對枚卜諸臣

中左門召對面救會推下獄諸臣

恭紀賜坐中左門手記兵部司官奏對

皇貴妃田氏謚冊文

勅諭閣臣御筆

欽奉密封言夷丁事

恭奉 御批建祧廟圖五幅小紀

懋書

恭擬冊封永王文

壬午三月

晉江蔣德璟著

維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三月庚午朔越二十一日庚寅

皇帝制曰朕恭繩 祖武仰席 天庥長發其祥幸本支

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疏榮詛既篤于展親典並隆

于啓宇咨爾 皇四子 睿名賦資岐嶷育德溫文璇極分

暉式謹庭趨之教萼樓儷秀具凜藩序之恭朕稽古 衆

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彛章具在寵命亙均是用封

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於戲周書之命康叔敬典在乎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為善惟孝以永言垂則惟福以永配自求爾尚克戒怠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鞏皇家體朕訓言用膺多祐欽哉

親享北郊記注

壬午

五月十九日上御皇極殿齋戒百官例當吉服以祈雨用青錦繡太常寺奏祭當日為始散齋四日二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是日質明上常服乘輿詣太廟門西降輿至廟門幄次內具祭服詣太廟告請太祖配神行禮畢出至幄次內易常服還宮是日璟入部齋宿二十四日臣璟奉命視牲京營用藍旗五對導至南郊犧牲所太常寺卿張公忻迎入即恭到兔房羊房猪房里牛犢房每到一房所官則跪曰大祀兔大祀鹿云云遣官止立視而已

禮畢入問牛亭所官備酒肴予曰齋戒不宜用酒却之一
茶而出過天壇則祠司復脩飯亦却之即以是日具疏復
命二十五日早上常服詣奉先殿以親詣北郊預告于
太祖列祖神御前還宮是午臣璟先朝出穴定門入壇偕
左堂王公錫袞齋宿入壇觀黃琮古玉司寇徐公石麟協
院房公可壯太宰李公日宣司徒傅公淑訓司寇惠公世
揚立談二十六日早三鼓偕左宗伯王公錫袞宮詹黃公
景昉具祭服入皇祇室請神及高皇帝配位山川從位
王公上香璟與黃公導引至壇奉安訖四鼓後月如鉤出

自東南惠風和暢鐘鳴上乘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長
安左門安定門詣北郊壇外西門內北門之左降輿導
駕官導上至行幄具祭服璟三人以香導引復命畢
上曰知道了時曙色漸開上繙閱章疏久之報卯時
上步出大次天表晬盎神采射人導駕官導上從內
壇櫺星右門步入行大祭禮樂九奏上升壇者五至辰
時朝旭蒸人上對越陞降愈恭禮畢璟等三人復導皇
地祇及高皇帝配位下壇即導皇地祇及諸從位奉安
皇祇室而高皇帝神版則司禮監奉入太廟上至具

服大次易常服免朝頃之 駕還陪祀官鞠躬候駕過
上仍詣奉先殿參謁如前儀

璟按 高皇帝初分祀天地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
至祀焉十年丁巳始合祀于南郊大祀殿嘉靖九年庚
寅始復分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坐南向以 高皇
帝配享坐右向左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東二壇
則五嶽及泗州基運山鳳陽府翔聖山鍾山神烈山為
一壇四海為一壇西二壇則五鎮及昌平州天壽山承
天府純德山為一壇五鎮四瀆為一壇五鎮者東鎮沂

山在青州臨朐北鎮醫巫閭在遼東廣寧中鎮霍山在
潛山霍山二縣界西鎮吳山在陝西隴州南鎮會稽山
即紹興會稽也四瀆江淮河濟也又建皇祇室于方澤
南以歲皇祇及從位主正位黑犢一黃琮黃帛黃玉爵
配位同惟無玉四從位黑犢四北羊四猪四計用犢六
隻北羊及猪各四隻餘二犢一猪一羊一鹿為羹胙豚
朮糝食脯醢之用北羊者羊角彎下價高山羊則角直
上價廉大祀不用山羊黃琮方可五寸厚可一寸皆周
尺也色青上凸下平其凸處微帶黃色耳黃玉爵亦青

爵也想黃玉難得南郊 上帝及 高皇帝配位神版
諸從位神牌皆藏于泰神廟故祭畢導引官同導入泰
神殿而已北郊則 皇地祇及從位藏于皇祇室而
高皇帝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請出入壇故導引官
既導皇祇入室而 高皇帝神版則奉入太廟司禮監
官後隨

德政殿召對論太廟祧廟事

崇禎壬午六月十八日

十五年五月奉 旨敕卜十六日甲申廷推十三人環居
首次即同邑唐事黃公景昉六月初四日奉 旨再推禮
部尚書林欽揖居首亦同邑也共十一人初十日召對中
極殿而前後二推二十四人僅十五人在京林公自南京
察陵回至天津請告餘皆在籍于是十五人入午門外東
直房旋至東閣小坐將午 上召入弘政門內賜饌三人
為一席飯畢駕將出忽下詢九人未到者姓名而傳 聖
躬偶爾嘔吐令且回各衙門候再行 召對十七日林公

到京未見朝十八日 上傳禮部堂上官禮科太常寺卿
來中左門及午賜宮餅各十五枚頃之 上御中左門之
左小廂房有扁曰德政殿、二層深可三丈餘濶可四丈
中隔一門限耳環偕林公及左侍郎王錫衮太常寺卿張
公忻禮科沈君胤培戴君明說姜君塚至廂房外隨輔臣
周公延儒陳公演揖簾入叩首畢林公以奉差察勘南京
陵山復命致詞畢 上諭卿等進來輔臣及林公入門限
內環等門限外東旁立上返顧屏諸璫退後即曰禮部等
官過來 上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

有九亦只一帝一后因屈指數目 德懿熙仁四祖外
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
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
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
七位尚無祭也 上意似在生母 孝純皇太后而又推
及七位后歆悉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林公奏 皇上孝
思深篤典禮隆重容臣等詳查具奏環奏奉先之外別有
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似可舉行 上即
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殿神霄殿本思殿環奏宮內規制

臣未能悉知只奉慈殿係孝宗建的嘉靖中廢之而建神霄今未知奉慈尚有基址否上曰奉慈殿久已撤了因將司禮監所列帝后廟號及會典彙諸書太廟奉先諸圖傳示輔臣傳璟等輪看璟等看畢與科臣沈君商確宜復奉慈意即同林公王公再過號璟奏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奉祀未知可否上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只是奉先尚可恢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祧祭璟奏大祫之禮歲暮已行于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只一帝一后與太廟同若并祧廟之主俱入未知

妥當否且其地亦窄上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七后位璟奏此是萬曆初添入上曰是萬曆三年胤培沈君奏大意與璟同而戴姜二君亦各有奏但云太廟有四孟之祭奉先只朔望有祭而四孟未舉似可增者則朔日有祭非即四孟之朔日乎又有云太廟之祭上行十二拜禮入奉先再行五拜三叩頭禮聖躬雖勞亦尚行得者上默然上因言洪承疇督師抗節及松杏將士死守為奴慘殺豈有特祭且還當親祭林公奏洪承疇家眷在天津諸將士吳三桂等差人護送其言洪承疇死節之詳王

公錫袞奏前 皇上催洪承疇卹典因關外諸逃將塘報游移並無確據其意恐以抗節之忠形其偷生之醜以惑兵部臣兩次行咨兵部俱不回覆環奏 皇上表章忠義洪承疇及錦松諸將士雖死猶生中外無不感奮然奴酋專以挑濠困城如今寧遠雖有巡撫固守尚恐奴從黑庄窺高臺堡諸處截入中後中前屯諸處困圍寧遠又是因松錦故智 上曰寧遠諸處已有巡撫及督師駐劄自可昭管錫袞奏登萊水兵亦可用之搗奴環奏 皇上前遣登將王武緯率水兵三千赴援寧遠如今想已到覺華

島 上顧輔臣曰是王武緯麼輔臣對是王武緯 上因令部寺諸臣暫退環等俱出簾外 上令內璫傳部寺諸臣回各衙門而諭輔臣云朕以枚卜大事擬于二十二日吉日舉行如今亦不消等了即以明日召對謹記

是日議太廟祧廟事因太廟九位俱滿 上意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其方位畫圖及木石諸料業預脩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故事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位凡繼后生母后皆不得入弘治初別建奉慈殿以奉孝穆紀太后于是孝肅周太

后孝惠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而罷
奉慈之祭隆慶初奉安孝烈方皇后于景雲殿更名曰
弘孝又奉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
恪俱祔享奉先殿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蓋禮之一變
也以故陳李二太后皆祔奉先即 聖諭所云繼后及
生母后七位也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云 上因
念生母孝純劉太后以不得設祭服青為痛而追向前
生繼七后歎同建一廟實大孝錫類之極思然于禮未
合且即另建廟亦與奉慈弘孝神霄等耳臣璟以為宜
復奉慈雖於聖意小忤然亦俯亮其守禮不罪也其後
大宗伯林公欲揖左宗伯王公錫袞禮科沈君胤培執
奏竟得中止

中極殿召對敕卜諸臣

崇禎壬午六月十九日

十五年六月十八夜三鼓吏部傳帖

上召會推諸臣蔣

德璟來中左門十九日早飯後至禮部朝房小憩而左堂

王公亦至因同入至東閣坐同召者吏尚書李公日宣禮

尚書林公欽揖左都御史王公道直禮侍郎王公錫蓀及

璟掌詹事府禮侍郎李公紹賢協理戎政兵侍郎吳公姓

刑侍郎惠公世揚徐公石麟工侍郎宋公政詹事府掌翰

林院黃公景昉詹事五公瑜通政使沈公惟炳大理卿張

公三謨諭德揚公觀光共十五人而徐公以病瀉辭不至

上召舊輔賀公達聖兵尚書陳新甲入將午賜飯每三人為一桌共五卓每卓饌盒一罌肴十餘器皆出內膳非光祿辦也飯畢上先召輔臣周公延儒陳公演及賀公入德政殿賜坐賀忽放轂大哭聞之大駭哭久不止久之上召新甲入詢邊事又召吏部李日宣都察院王道直入頃之新甲先出又命李王亦皆出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也又諭吏部順天巡撫王文清為巡按梁士濟言其病狀當更換又諭都察院將新授御史蘇京王漢王燮差分監軍援豫既出上即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

殿留坐宴而賀復放轂大哭拜跪至數十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絮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上方召會推諸臣入行一拜三叩頭禮再行一拜三叩頭禮謝賜饌上令殿內即依班魚貫入立御座東上於御幄外另設龍榻左右盆花四株其盆各以黃帕護之八窓洞開薰風襲人上曰逆奴未滅流寇猖獗天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來即令起來各依會推序次過奏而璟推叨第一然班在尚書下遜讓久之不得已先過跪奏臣璟學問迂疎百凡未經諳練不敢造次陳奏上

曰上來即膝行數步又曰再上來再數步距御案可丈許
環再奏同推諸臣皆是一時人望臣官資在後不敢先對
上曰奏來臣奏奴寇二者實是最喫緊事禦奴雖在關外
然關內三協尤當嚴防即如己巳從中協大安口入丙子
從陵後得勝口入戊寅從西協牆子嶺入皆是中西二路
從來薊鎮以匹馬不入為功如今只在堅守相機拒戰畢
竟要在兵精近 皇上雖十分嚴諭邊臣終是虛冒就如
中協一處每年除屯鹽二糧及民運外新舊練三餉百餘
萬而總兵李居正疏只云兵僅三萬堪戰者九千而已中

協如此東協西協可知三協如此各邊可知不知其餉皆
歸何處且 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一副總兵即
皇上初年亦只是如此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
副總兵加都督銜者十餘人副總兵四十餘人此皆虛冒
加派之餉何嘗得其死力就是關外之戰總兵太多不相
管攝督師亦提掇不動所以皆不用命前見廢將張鵬翼
疏亦言總兵太多十個總兵十樣心腸邊事安得不悞
上用筆歷歷記之又問流寇近因中州作何救援環奏中
州果是危急日夜盼望援兵前新設河北副總兵卜從善

令其統精兵五千為渡河接應並無一兵渡河顯是虛冒
即八鎮督師亦是無益八鎮地方五六十里牌票累月尚
行不到何處呼應得來試看丁啓睿只跟着左良玉脚下
團走成何督師此官似是可裁專責撫鎮為得力 上又
手記之璟再奏近見永城舊總兵劉超疏言收用土賊為
以賊攻賊之計非不鑒、可聽第未知劉超能辦此否
上沉吟劉超二字璟再奏宋宗澤岳飛在河南亦是收拾
土賊此法實是可行只在得人 上曰文武各官如何得
盡其用璟奏此只在 皇上一心天下豪傑甚多原不須

借才異代近日考選起廢漸次登用朝野無不鼓舞還望
皇上寬以收之即武將亦儘有好的只在功罪嚴明自然
用命亦須久任方好近日升轉太驟如薊督何等關係半
年換了五個就是豪傑亦難展布 上曰不好的自當更
換璟奏不好自當更換只須慎之于始 上首肯又問天
變如何消弭璟奏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抹得百姓一分即
消得天變一分近只為加派所苦萬曆年間各邊舊餉只
三百餘萬今加新餉九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計
二千餘萬加五六倍自古以來未有括天下二千餘萬以

輸京入戶部而又括戶部二千餘萬以輸邊者各邊又日告饑脫巾鼓譟此二千餘萬消歸何處上又歷々手記因曰兵餉查核何處下手環奏在戶兵二部通盤打算皇上有加派之名而無加派之實民生只有此物力那舊補新那新補練二十萬亦不能完只是費州縣許多鞭朴就是兩京太僕寺馬價舊制只七十餘萬今驟加八十八萬其實每年尚完不得三十萬并舊額尚欠許多何況新額皇上敬天勤民心無不盡即加派亦非得已還當專重本色只以務農為主皇上今年再行親耕藉田為天

下先而百姓窮苦無牛無種既不能農且州縣迫于督責勾攝紛紜亦不敢農一丟了農器隨着流賊剗掠滿載揚揚得意又不屑農既無農人則本色何處得來所以民生日困盜賊日多皆由于此如今只在先清冗將既無冗將則冗兵可減冗餉可省然後可漸蠲加派可招撫亡命歸農此是第一喫緊皇上蠲免十二年以前舊租臣謂今十五年加派亦當盡免山東河南江北三處尤當加意庶幾良民不化為寇流寇土寇亦肯復化為民安心就撫歸農復業方可望得太平上首肯之環再奏急則治標緩

則治本 上問如何是治本璟奏收拾民心便是根本
祖宗只以愛民重農為第一義願 皇上脩復 祖制以
圖中興 上沉吟脩復祖制四字璟奏 高皇帝 文皇
帝成憲具在列聖遵守以致太平願 皇上留意臣書生
不諳大計又近密封多不抄傳未知其詳恭承清問不敢
不對 上命起來退歸東班 上曰既奏的過西班立璟即
鞠躬過西次黃公景昉奏守關外必須守關內保河南必
先固河北防江北尤當固江南其論甚開暢次王公錫衮
楊公觀光李公紹賢奏亦佳吳公姓奏堯舜知人官人議

亦甚正次惠公世揚林公欽楫立公瑜奏皆多根本之言
并房公可壯宋公致沈公惟炳張公三謨語多不能詳記
奏畢殿內原脩六卓有內監脩饌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
張三公不甚稱旨 上遽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時日已薄
暮矣是夜欽點臣璟與黃公景昉吳公姓三人二十一日
奉旨俱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而以濫推
多人責吏部回話遂有二十三日之事

中左門召對面抹會推下獄諸臣

壬午六月二十三日

壬午六月二十一日己未璟既被命入閣二十二日吏部

咨到即會同官黃公景昉吳公姓上辭疏方候旨未敢出門二十三日 上忽傳召五府九卿京營總協及科道掌印來中左門召對首輔周延儒以病辭不入惟陳公演偕府部各官入環原係禮部侍郎吳公係協理戎政侍郎皆在九卿之列不敢不出因相約入東閣同坐旋入弘政門過文昭閣入直房 上賜飯甚豐潔環與吳公同一席頃之上御中左門皇太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 上黃袍太子諸王紅袍也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謝賜飯畢司禮監過奏行朝東宮禮各官一拜三叩頭東宮曰先生們

有勞司禮又過奏行朝定王永王禮各官一拜三叩頭二王曰先生們有勞既畢環及吳公過跪環奏臣德環臣姓欽蒙 聖恩點補閣員臣等具疏叩辭方在候命令蒙召對理合趁承謹奏知 上曰朕知道了兵尚書陳新甲工尚書劉遵憲戶部侍郎莊祖誨兵部侍郎馮元飴通政使沈惟炳右通政金光辰各以事致詞次第過奏訖 上喚吏部尚書李日宣來其殷頤屬李公卽過跪次喚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瑄都察院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政大理寺卿張三謨來諸公各過跪 上

曰枚卜大典輔弼重臣如何濫推許多如房可壯等三人果堪推舉庶吏部用人之官通是徇私濫舉責令回話尚是一片支吾天語尚多日宣初不敢對旋奏臣日宣事皇上有年從來不敢徇私云云上曰前在平臺爾奏當秉公執法惟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那一件不是情面朕中飭數次優容全然不悛天下不治總繇用人不當枚卜如此其餘可知日宣奏枚卜會推時臣令文選司郎中與科道往復商確並不敢執拗不敢輕徇正宸奏日宣素是游移的人絕無執持臣前曾有公

疏糾他只此一番推舉實是不敢徇私即房可壯宋致張三謨在輔弼原是不堪然平素原是好的上然瑄亦奏不敢徇濫之意日宣奏臣俱與科道商酌停當如房可壯素有風采宋致年少向學張三謨亦曾掌河南道印過上怒曰住了錦衣衛通著拿了王錫宸著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去剋拿出候旨是時天怒方震相顧失色環語吳公吾二人決當申拯而在列諸公皆以聖怒不可輕犯為言環即出班吳公同出至御前跪環奏臣德璟臣姓謹奏臣等學問空疎才識庸下輔弼大任臣等萬分不

敢當昨已具疏懇辭還望 皇上收回成命以安愚分
上曰卿等練才端品朕特行簡用不允所辭璟二人承旨
訖璟奏頃蒙拿下諸臣平素亦是好的一時有罪伏望
聖恩寬宥少霽 天威吳公亦奏懇求寬宥云云 上曰
頃宣諭已明卿等不必申救璟再奏臣等亦在會推中既
是會推諸臣有罪臣等豈敢自安就是新命也不敢冒昧
承當吳公亦奏乞寬宥諸臣庶於大典有光璟復申言之
上曰已有旨了起來陳公演奏天下不治實由用人未當
吏部為用人之官聖明申飭果是安當然故卜大典尚望

聖慈寬宥 上曰宣諭已明卿不必申救演又奏故卜果
是大典即邊上督撫諸臣亦極有關係升後當慎之于始
方可得人左都御史王公道直過奏頃會推俱眾臣與科
道商確臣從來不敢置一語 上令之起因論升後故卜
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承
著為例錫袞過辭署吏部印 上不許旋令各賜茶餅五
府九卿科道各跪下意欲申救相顧無發語者惟禮部尚
書林公欽揖奏臣新從外來並不知會推事體只後來再
推臣亦在濫推之中還望少息聖怒寬宥諸臣 上曰宣

諭已明卿不必申救遂退明日有旨下六人于刑部獄或謂初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脊不與者陰行中傷而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徑達御前小人傾陷無所不可為浩嘆璟退與黃公景昉吳公姓高之吾三人會推中人已蒙點用而房宗張三公與推反下獄升沉懸隔踧踖不安且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皆推舉之人推者下獄則為所推者豈有冒昧入直之理約俟再疏辭免不允即令疏力救必得釋而後任庶不愧古人以十事進說之意此辭疏再上皆以乞恩寬宥為言竟不許七月初四日

上召對新閣臣于中極殿臣璟三人復跪懇力抹者三然竟不能回天深負愧云

恭紀賜坐中左門手記兵部司官奏對

壬午七月初十日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十日上御中左門內龍幄召對兵部
四司官十四人面賜咨詢於御幄左右設四榻各置東紙
筆硯水注令輔臣侍坐門內手記各司官奏對臣等跪承
旨訖分左右就坐德璟坐御幄右各執筆隨聽隨書是日
大雨上甚喜既畢臣等過跪奏隨手潦草容臣到閣謄真
進呈上可之回閣彙謄進呈四鼓方出十一日卯時上
將十四本密封黃匣內并吏部甄別司官一本臣等具揭
一本欽奉御批言貌原不能盡人才今有各官奏對十四

本再叅之部評還得先生每分別評品來看其奏對記開
摺子留覽欽此臣等即具揭言樞屬官各員臣等雖未甚
悉然其才品中外亦有公評謹據前日奏對合之輿論見
聞酌分三等如張經宋祖法尹氏興李呈祥四員精強敏
練雅稱邊畧之選此可任邊道以儲將來建牙之用如龔
葵周仲璉漆嘉祉任中麟吳一元鄒魁明六員儘有識謀
兼肯實幹堪膺繁劇之寄第未敢遽許邊才如鄭爾說丁
序琨梁應龍寇可教四員人亦醇謹或于兵務未甚相習
不妨改部別用以明器使此外部疏中尚有未任及奉差

者臣等不敢議及第就十四人而品第之如此至其奏對
之優劣與本部堂官之評隔太約亦不甚相遠伏候 聖
裁批定臣等方敢擬議謹同十四本併繳進原奉批揭尊
藏閣中謹題翌日 上悉報可蓋 聖意以奴寇未滅博
求邊才于樞屬特所重而諸郎如張經尹氏興宋祖法漆
嘉祉龔葵等語亦多可采然不能盡記也侍坐盛典兼責
以詢事考言之指實千載一時焉壬午七月十一日臣德
璟謹記

皇貴妃田氏諡冊文 壬午七月

維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

皇帝制曰桂殿承芳輝冠二星之首蘭宮頤秀禮崇六列
之光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
令質早晉榮封麟趾鍾祥式衍振繩之慶鷄鳴效警時衰
宵旰之勤淑譽方宣遺芳遽掩望惟如在悲空結于瑤華
辭輦猶聞名應高于彤管歆章懿範宜有褒旌爰稽素履
謚為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靈其有知尚歆寵渥

勅諭閣臣御筆

朕以涼德纂服昕夕靡敢荒寧幾務殷煩慙忘是惧賴卿等盡心匡導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消弭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牘卿等忠純體國念為愛君上攷典謨惓惓于君要臣詳之義汲惟易傳懇于晝動夜靜之宜意比韋絃言同藥石朕心忻悅是用褒嘉惟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拮据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納誨無方匡朕不逮虔終如始共保天休欽哉故諭 十

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御筆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

璟黃景昉吳甡

欽奉密封言夷丁事

壬午八月初四日酉時

御批適總據王之後呈被堂官之事誤屬可虞除面諭及傳王承恩等外今應密計一防禦之策如萬一傳諭不聽致有謀逃之事此輩狼子野心非投奴恐投流恐為患未已當密傳兵部預行籌算其奔突之途寫為文檄無事則已如用即刻分投星馳不致有誤先生每即刻傳與

因前年募夷丁入京營誤為民害而皆又有妻子顧餉獨厚糜耗不貲卒已發數千于宣大以鼓譟為提督張福臻誘殺自是洵、不安提督勇衛營王之後密奏叵測是夜

即傳兵部密商翊日次第發安插延綏等處以原營總兵
王定等督之給賜甚厚其妻子行裝皆用車驟捆載去然
夷丁實勁悍可用時不當在京城耳

恭奉御批建祧廟圖五幅小紀 壬午八月初五日

朕恭視 太廟 奉先殿 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孝念愴

感端為祧廟 英廟之 孝肅皇后 憲廟之 孝穆皇

后 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見廟 世廟之 孝烈皇

后 孝恪皇后 穆廟之 孝安皇后 孝定皇后 神

廟之 孝靖皇后 光廟之 孝和皇后 孝純皇后忌

辰不得設祭服青也在 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

享祫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祧廟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
而十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一

層九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在焉
時享大祫行禮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
典禮皆有祭祀獨 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不得設
祭又不得服青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諸祭皆無此
朕孝思所以難已也今謹察供奉各殿則有神霄弘孝本
恩奉慈昭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模大濶欲命
所司改建殿宇二層每層九間亦同堂異室供安祧廟
德祖以至 孝宗九廟于前殿而 孝肅皇后 孝穆皇
后 孝惠皇后恭昭奉先殿例供安行家人禮惟每年大
祫禮畢躬行一祭後殿以備將來祧請之殿其 世廟孝
烈等七位繼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祭服青昨見該部
疏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諭之
發下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寢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寢殿九室則祧廟也 德懿熙仁及仁宣英憲孝

共九位亦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 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后

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 穆宗自孝懿外有
孝安孝定二后 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 光宗自
孝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 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嘗盈庫改造殿宇配殿開牆閤樣
一為奉先殿昭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
是日 日講畢召對各臣出 御批并圖五幅示臣等
上起立親指示本恩殿嘗盈庫曠地堪以改造之詳且
云木石磚瓦諸料俱已預備臣等仰見孝思諄切不敢
遽阻然于禮實未合其說具前召對中

懿書目錄

卷五

壬午八月起至九月止

賜經筵勅諭

回奏 面諭糧運屯田積貯京營諸事揭帖

傳諭兵部賜賚秦督孫傳庭

日講召對并救黃宮詹恭記

恭議增定東宮講儀揭帖

西苑明德殿召對賜宴侍坐復觀火箭恭紀

恭擬選擇九嬪諭

日講罕言諸書并 面諭恭紀

諭祭故輔文震孟文

回奏 經筵站班揭帖

擬 經筵諭

東宮增講通鑑揭帖

奉 旨恭擬東宮門名

賜經筵勅諭

崇禎壬午八月

皇帝勅諭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蔣德璟朕惟帝王圖治必以務學為先益敬怠總握于君心而法戒脩彰于古訓講學勤政相須尚矣我祖宗神聖御天率隆斯軌朕用遜志周歆荒寧爰自元年講筵肇舉于今十有五載方以明透經義實裨治理為儒臣勗乃至宥密之地彌資啓沃之功茲特命太傅成國公朱純臣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知經筵事爾同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黃景昉

吳姓同知經筵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欽揖等充
經筵講官於戲終始典于學克建赫濯之猷緝熙殫厥心
爰迓政章之福自古帝王之學問非徒文字之數陳其道
在知人安民其本則正心誠意脈絡雖遠綱領可尋朕每
寤寐五三表章六子間沿今以邇古而實効尚稽即因禮
以求心而精義未晰卿等學在經世志矢格君尚其汲研
危微明陳標本以及人才國是吏治民生一切安內攘外
之圖務求制勝保邦之要各殫忠藎勿騁繁華俾嘉言得
見諸施行而上理可追于隆古予一人實嘉賴焉欽哉故

諭 勅 命

崇禎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回奏面諭糧運屯田積貯京營諸事揭帖壬午八月十九

題適蒙召對德政殿恭承天語疇咨仰見聖學精勤聖

慮周到軍國大政無不洞觀熟計臣等當即傳吏戶協理
三臣到東閣將糧運屯田積貯京營戰守諸事密加商確
聽三臣自行回奏外謹具揭奏知謹題

崇禎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是日 上早朝畢即登文昭閣、在皇極殿之東即文樓
也 上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五人言國初弘文館
在禁中德璟對弘文館國初設在思善門內 上曰然文

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臣等對 皇上講學勤政真得堯舜心法 上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璟對用人理財俱明、德內事大學一書只是明、德 上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璟對外面各處都宜積貯本色 高皇帝原設有預備倉令省直州縣專貯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空名 上曰屯田也要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脩築如何璟對近年自董家河起即用淤

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 上曰是淤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璟對車戶腳價原有輕齎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面百姓尤苦練餉加派湏是漸、減省 上默然是日天顏和粹疇咨詳悉并言京營戰守諸事奏對尚多不能書記也遂賜茶餅而出翌日命于文昭閣左右創設直房云壬午八月十九日夜二鼓臣璟奏紀

傳諭兵部賜賚秦督孫傳庭

壬午八月十九日

諭兵部秦督孫傳庭統兵出關援勦著即星馳赴汴申明
軍紀剴期掃蕩以奏奇勲其有功將士軍前應有犒賚特
發御前銀貳萬兩蟒段一百疋各紵二百疋絹五百疋紅
布五百疋銀花一千枝銀牌五百面該部即差官速齎前
去交該督察收沿途仍撥兵護送無致疎虞該督即會同
監軍御史親歷行間多方鼓勵但有奮勇先登的立行頒
給以示賞不踰時之義事平仍破格加等叙錄并傳與諸
將士知悉特諭

日講召對并救黃宮詹恭記 壬午八月廿四日

八月二十四日 上御文華殿閣臣五人及講官王侍郎

錫袞立詹事瑜五人等入侍一拜三叩頭畢故事經筵有

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日講則止一御

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

維屢次遺忘 上以矜凜寬之先數日 上特諭臣等曰

日講可昭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

官亦不至遺忘因具揭帖進呈 上即批發令傳與講官

知是日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簽指講云瑜講論語

師摯之始節內有成英韶濩四字成字誤寫賢字 上問
成英韶濩是樂名瑜對是四代樂名成字誤寫賢字 上
曰子在齊聞韶即此韶樂瑜對即此韶樂 上曰當時夫
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氣象 上因顧臣璟問前
禮部中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臣璟奏部中未曾舉來
上曰古樂亦尚可復因問關雎之亂、字瑜對是樂之卒
章有頃 上目令收講章退次四維講春秋滕侯薛侯來
朝 上問是來朝魯乎臣璟對曰是朝魯不是朝周講章
內有朝覲官宜俱來京不互免覲 上曰免覲官俱在考

察之列臣等對曰然次錫袞講文王何可當一節 上曰
雖是時勢文王也原無欲王之心即三分有二尚服事殷
臣等對曰誠如聖諭又問微子微仲比干箕子是四人講
官曰四人俱是同姓既畢 上曰先生每吃酒飯跪承
旨即同過行一拜三叩頭禮遂退講官既出臣等五人入
文華東室小憩 上令文書官召入後殿 上目令司禮
退諸璫群趨遠避臣等環跪御案前 上曰侯恂已改保
督須與秦督掎角故汴臣等對秦督如至汴賊必迎賊保
督即宜乘虛渡河夾擊 上曰然又問王漢已命巡按河

南如何却往襄陽臣等對王漢盤左良玉兵不得不赴襄
催督景昉對八月初八日渡河想今已到左軍了璟對如
得東西齊到便好 上問高名衡子高鏐疏乞救父情甚
悲切可憐且有畫圖因疑鏐字有求留二音臣璟對音留
上亦以留音呼之延儒言如得糧運入城便好有頃 上
手一本問張漣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 上
曰張漣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
胸中頗有書亦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
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漣已死說他亦無用 上曰亦

不免偏延儒對張漣黃道周皆有其偏只是會讀書所以
人々惜他 上默然臣璟言黃道周前蒙 皇上放他生

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
或量改附近也好 上微笑景昉言永遠充軍子孫世
要去承當也是可怜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
向前章奏皆係親手寫的璟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
本做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 聖德景
昉言 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內有 聖
德頌感聖恩演言他事親亦極孝璟對頃 皇上問知

樂之人即道周便知樂姓對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極不可及環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每徒步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與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頃之上曰邊報緊急臣環對昨見錦州運大砲及奴馬駐牧黃泥窪又往張家口土木河等處分明可虞上曰渠必一軍因事遠一軍西行聞款往未經犯搶地方山西須慎防他臣等對三協昌宣一帶俱緊要上曰馬士英昨疏討兵討馬亦少不得

臣環對欲再設一總兵在廬州鳳鎮既有年文綬昨又調劉良佐有兩總兵了似不宜太多上曰然臣等言馬士英也還做得事的上言陳新甲也着刑部逮審來承旨訖延儒言昨推硯元璐諸臣元璐慷慨敷陳也能知兵一部也做得臣環言元璐是有才品的景昉姓皆言之延儒言雷躍龍奉旨改用渠家居十餘年用之南銓亦做得上曰雷躍龍向前也曾日講過延儒言昨御史曹溶有疏叅他上曰疏內說他是王安石延儒言曹溶疏又說顧錫疇因駙馬王昌事處分皇上既寬王昌錫疇奉旨起

用了環言顧錫疇原是好的 上曰顧錫疇向前也曾講
過延儒言曹溶也好只是這兩人用在南邊也不妨 上
默然 上曰龔彝奉旨議處如何兵部疏內職方郎中尚
寫他名臣等對本兵既有罪職方自然當處 上然之因
言新巡漕御史須速催來延儒對郎傳都察院推來 上
言向前巡漕也預先差出臣環對去年吳邦臣未回就推
周燦 上曰然頃之 上曰先生每回閣郎行一拜三叩
頭而出是日天語及奏對語尚多不能盡述聊記其大都
如斗翌日遂奉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成黃道周清操
博學見今戎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
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
來奏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酉時親批封發是夜郎具揭
云適酉時蒙發下臣封二件內御批一道云 欽此臣等
叩頭祇承不勝感激頌服我 皇上惜才有過至明至仁
即按之古昔聖王亦未易恒有也竊思黃道周為人勵行
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為君
子素天忠孝者至於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刻苦廉隅擗吐

詞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心之處是以譽望翕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於目擊者近日恭覲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據臆率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于人才當惜赦臯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內傳之奕世有不懽呼讚歎我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一者予炤得道

周原職唐事府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還其故秩以脩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止從道周起見也摠之作福作威權屬上操雨露雷霆莫非至教統惟聖裁諭示施行臣等未敢擅擬謹具摺回奏原奉聖諭尊藏閣中謹題

八月二十六日巳時奉 御批朕知道了黃道周准赦臯復職先生每即擬旨來行是日即諭吏兵二部永成黃道周罪本應得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一番懲創想知悔改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獎廉尚學宥過惜才

至意特諭臣等即附上揭帖曰適已時蒙發下匣封一本
係臣等昨日具揭欽奉 御批朕知道了黃道周准赦罪
復職先生每即擬旨未行欽此臣等叩頭祇承深相讚服
以為 皇上此舉衆美俱備在廟堂既懸的以為招則海
內將聞風而共起從此皆知學行之足貴皆信廉吏之可
為皆悉 聖明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
礱造就因材器使之深心益所關于道周一人者猶小而
所裨于作人勸世 君德治衆者實多正非臣等一時筆
舌所能盡讚頌也謹遵旨恭擬 聖諭一道以進伏候

聖裁原奉批揭尊藏閣中謹題是日既發 聖諭仍封到
閣中以示臣等一時中外臣民欣忭鼓舞以為中興盛事
云

恭議增定東宮講儀揭帖

壬午八月

題昨恭遇端敬殿開講臣等叨侍左右仰見皇太子姿
神英粹誦貫安詳竊私相讚慶以為睿學日新得于皇
上身教之素何能更有補益惟是作聖之功詣因年進遜
志之敏脩與時來所有出閣講儀相應再加增議臣等細
與侍班講讀等官詳酌典制開列以脩采擇伏惟裁定施
行

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讀經史之文似互于經
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于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

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小

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編為蒙養聖功伏見
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省為五編以餘力用之閱史作
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

一對句以致知相傳 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
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頗多似可將舊對佳者
集為一帙恭候 東宮時取覽觀間作一對容臣等與侍
班講讀官互相叅叩似亦格致一端
一問辨以去疑聞 高皇每令儒臣進講反覆討論以求

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講攻乎異端及心箴皆直闡
聖真出自天悟至 肅皇帝聽講尤多發前賢所未發
皇上精洞古今同符 二祖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
耳提面命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
時賜詰問以盡下情

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寬嘗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
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
間又多間歇即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
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

將皆守成芳躅謹舉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增定東宮講儀四款忠 懷、朕心欣慰經書日各省讀五遍仍進講通鑑一段務有閑性學治理不必泛及對句問辨俱如議行即傳與侍班講讀等官知道

西苑明德殿召對賜宴侍坐復觀火箭恭紀

十五年九月初七日黎明傳旨召閣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甦及署吏部侍郎王錫衮戶部尚書傅淑訓署兵部右侍郎馮元飈署工部侍郎沈惟炳成國公朱純臣京營恭順侯吳惟英侍郎劉餘祐共十二人來明德殿召對仍命錦衣具馬以俟是日祭歷代帝王廟用吉服入朝至閣小憩 上令璫再催即吉服同行過皇極門而西入歸極門過思善門武英殿大庖門出西華門即金城外矣出西上門西中門西苑門上馬錦衣較尉執鞭而金帶

大塙一人騎馬前導環等聯鑣傍西海望北行荷葉滿渚
水樹環堤恍在蓬閣天上也是日天朗氣清過椒園數百
武稍折而東過禁門下馬過園殿度御橋甚壯麗有兩大
石坊東曰玉竦西曰金鼇秋水泓渟居然銀漢即步至明
德門外小憩頃之召入魚貫至明德殿前上坐殿門內
外張御幄左右各張黃幕置晏榻十二張臣等一拜三叩
頭畢復以賜束馬謝恩上曰朕知道了再一拜三叩頭
分文東武西立上見東立處有日色令再上來即移上
數武兵部馮元驤出班以轉左謝恩叩頭畢上命戶部

尚書傳淑訓來淑訓過跪上曰漕糧須速入倉聞大通
橋堆積許多昨雨濕了多少淑訓對臣向曾督倉場見橋
上及街心皆不免堆積因號房少一時車驟湊不得許多
然皆有蘆蓆遮蓋上曰每日須運米三萬五千方可速
完淑訓對此雖是倉臣專責臣亦時刻在心下令起來
命工部來侍郎沈惟炳過跪上曰戰車曾備否惟炳對
已令司官估過每車一輛商匠估五十兩匠估三十兩亦
差不多上曰如此則尚未做起急玩可知還有舊車麼
惟炳對舊車有二百餘輛當收整大約須數萬金目今節

慎庫空虛外解不至前有旨每百兩扣二條用見有二萬餘金似可那移 上曰這費也不多該司官何名惟炳沉思久之對曰司官趙之璽 上曰該司官須揀好的須曉得工的方好起來命吏部來侍郎王錫袞過跪 上曰中樞尚未推錫袞對因前日召陛見三人尚未到三人內李繼貞稱病趙光祚成所尚遠惟張鳳翔近在東昌亦該早到 上曰須速催他來錫袞對臣前已咨兵部移文連催如再不到自有大法諸臣罪不容逃 上曰趙光祚亦嫌慨可用然只是召對時幾句話還須詳加咨訪來看用人

是該部專責延儒對中樞實難其人臣等亦未敢定舉何人趙光祚成在廣東張鳳翔聞將到亦未知用得且催諸臣陛見看是如何 上令錫袞起來命總督京營來恭順侯吳惟英協理侍郎劉餘祐前後跪 上問城守各器具惟英對已經詳看過 上曰各器具尚有許多固當一一精良亦要器與人相習到臨用時方認得某件不然亦無益惟英對俱昭例預先派過云云有頃 上命賜臣等坐即過一拜三叩頭恭謝將入坐 上目司禮東廠二大瑞退二瑞即避入殿內 上移座稍入就御筵諸臣分東西

就黃幕下入席東為閣臣五人及戶部尚書傅淑訓西為定國恭順二勳臣及侍郎王馮劉沈四人而侍郎卓稍退可尺許各卓俱有大花瓶挿鷄冠諸花惟首揆與成國各加花一瓶上預令內璫貼首輔次輔紅簽于席於臣璟席貼曰次輔二臣景昉曰次輔三臣姓曰次輔四臣餘各官皆貼定以便就席皆出御定真文理密察之一端也每位大金葵花杯大如盃四旁刻曰御前欽賜下刻曰萬曆壬寅年銀作局造花有瓣中心花點甚多每席珍饌出御膳所甚豐潔非光祿辦也席各饌盒十五格另猪鷄鵝海

參沙魚翅及煙脯可十器而蔬至二十二器蘋蓂果五器糕餅之類六器共四十餘器湯酒各三巡飯畢出班上亦移座進門臣等行一拜三叩頭恭謝上命諸臣退惟留閣臣及兵部僉侍旋命閣臣登御階來臣等登階分立御榻左右元璫侍立東階下上密諭曰用海圖奴亦是要策福建水兵可調三千來延儒奏水兵亦可用臣璟對只是從海來水路尚遙上曰卿前說海道難通閩船有龍骨行不得且看他到蘓州或淮安換船如何璟對閩海溪故船骨入水可二丈登萊有淺處須用平底上曰然

因問鄭芝龍景昉對芝龍湏如何鼓舞他延儒對即破格封拜亦可 上曰如有功即加五等之爵亦何妨因目臣璟曰還圖旅順終好蓋因璟昨擬票范志完本有水師互聯絡接應務以牽奴西關為主兼可聯鮮圖旅以扼奴吭諸語也璟對旅順南關皆近奴巢此着自不可少閩兵尚遠此時且着登津水兵實落做去候明春閩兵方可到上問中樞用何人延儒對昨馮元飈舉張國維此人還可用演對張國維亦細心人璟對張國維是好的 上點頭曰前見張國維召對亦是做實事的人曾問他提河事渠

說俟到河邊看如何自當著實做來此人還用得因令元飈來元飈對臣與張國維同在廣東做知縣廣東省地曾激變他能定變臣最服他 上曰如用國維則總河亦緊要延儒對即以登撫曾櫻代之璟對曾櫻最清執總河事做得延儒對自登萊來亦甚近元飈奏臣前有三疏一言用海圖奴自閩廣至浙江蘇州淮安登津遼東一帶皆瀕海欲大做一番今只在登遼做起 上命元飈上來因立於西邊閣臣景昉之下稍退 上曰鄭芝龍水兵可令速來元飈奏即來亦湏明春方到 上曰自閩至蘇湏換船

宜多備船以行延儒奏自蘇至津淮一帶亦易上曰須
住得旅順方好璟奏南関亦好上曰海兵到是緊要璟
對高皇帝時馬雲集旺亦從海入遼東上點頭元颺
奏臣今揭陽時有舉人鄭同玄是鄭芝龍一族其人亦朴
實今以別案革職又臣所知有叅將袁兆錦於芝龍有恩
聞芝龍有弟問成皆兆錦為之出脫又曾櫻前蒙逮問時
亦兆錦為之周旋此二人可遣去與芝龍同來但兆錦年
已七十或即補彼中一缺亦可又須以封拜破格鼓舞芝
龍方好上然之曰問鄭同玄何人景昉對是甲戌科進

士上曰只部中遣去便好元颺奏一切安家衣甲芝龍
能自辦不須費只恐関海有事可惜陳鵬已死上亦深
惜陳鵬璟對陳鵬實一時名將今芝龍部下尚有郭熺陳
麟林蔡陳順諸人亦還用得上再詢諸姓名璟再對一
番上曰水兵須在皇城島方好璟對前毛文龍住皮島
及弥串島在朝鮮深處離奴巢甚遠如何做得若皇城島
在登州外到旅順甚近上曰是元颺言毛文龍在島專
取參貂為利鄭芝龍兵若來亦可聽其收海上之利就用
朝鮮沿海樹木造船亦好臣前疏言復河套今套虜亦弱

且套地外寬內窄臣鄉張九德為延綏巡撫曾與臣言河套事先朝楊一清欲復之為劉瑾所惡因以冒破邊糧處之曾銑欲復又為嚴嵩所害以此人不敢言其地即在延綏邊外延綏有黃甫川即買馬處也馬市三處一在宣府張家口一在大同殺胡口一在黃甫川所買哈馬在西邊先從黃甫川來買過餘的總到宣大所以馬不甚好上曰黃甫川在延綏東西臣璟對在延綏東與大同接壤元颺奏近黃甫川欲設官置堡市馬正欲先買過好馬璟對恐張家口殺胡堡各市夷未肯因言馬政須查祖制

急為脩舉元颺奏太僕卿王家彥疏言馬政甚詳璟言當即議上行之元颺因言廢將王世忠尚可用世忠是順義王之子璟奏王世忠是南關之子不是順義王上曰是璟奏萬曆初南關王台縛奴酋叔王果獻俘奴最恨他故將伊南關數千人盡行殺害世忠即王台子逃來時終六歲上曰王果係王台獻來是的今世忠見在何處延儒對在真定璟對聞在定州延儒對此人雖夷種近在南久已似蘇州清客了也會焚香作詩璟奏既是奴之世仇還可委用元颺奏即用他三協亦好上然之元颺又奏臣

前過淮徐見召買甚苦前輔臣賀逢聖來時見驛遞及召買之苦輒云我見上必言此二苦云云上領之有頃上令召各官來於是成國恭順吏工協理俱趨至階下元聰亦趨下階分班立上召恭順侯來惟英對跪因問京營火器及營馬諸事惟英奏營馬今即四千多不堪用上曰馬湏如何養得好惟英奏各城門火器不堪并紙甲各項亦多弊壞湏從頭換造上曰亦不妨總湏多脩所謂武庫無所不有又召惟炳問火器曾驗過否即令諸璫射火箭御前原設一布侯遠可二百餘步諸璫齊放

火箭計可七八十枝中四枝耳上於火器無不精悉言火器尤詳復命成國公來未純臣過跪上問凡修實錄有勲臣一人監修卿曾看過實錄否純臣對不曾看過延儒對故事只開館及封館時一到上曰實錄用勲臣祖宗必有深意環對成祖修高皇帝實錄用勲臣李景隆監修以重其事後來紹例都用監修上然之因賜臣等茶臣等五人皆下階同諸臣叩頭謝錫宴復過奏前召陞見諸人尚未到內三人係推中樞還俟他到上曰三人之外亦可推用人是該部職掌不得游移錫宴奏

見有馮元飈署部原是好的 上曰元飈也是精詳只尚
是侍郎如今中外多事兵部少不得一個尚書起來因令
卿等回各衙門臣等即退出步至紫光閣林木間少憩旁
有別館諸璫坐處有項光祿寺送茶而 上駕已動旋登
紫光閣看文書閣甚高敞樹陰池影蔥翠萬狀一佳景也
即同趨過閣下沿西海行待馬過萬壽宮而錦衣控馬至
矣時日已西馬上晚眺回首月宮仙島恍在夢中過南臺
不敢入過小橋有涵碧亭曲水環之又激水為水碓如江
南樣下馬徘徊久之始乘馬出西苑門西中西上至西華
門下馬遂出歸極門過皇極門入閣是游也初從西苑門
東北行至明德殿及出則從紫光閣西南行至涵碧池復
到西苑門而歸頗盡苑中之勝云

崇禎壬午九月九日大學士臣蔣德璟謹記

恭擬選擇

九嬪諭

壬午九月

諭禮部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政

祖制選擇典禮甚備

迨來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輕進一

人第宮中禮節殷繁如郊

廟寢殿袍膳等事均不可缺

人料理選嬪脩宮典難久廢著即遵照舊例傳諭京城內

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

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選其被刑廝役等項及

已聘定者俱不得濶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該部即行傳

飭其在內諸司也著豫辦錢糧不得違誤特諭

日講罕言諸書并

面諭恭紀

壬午九月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八日乙酉

上日講是早東宮亦

日講臣璟應輪侍

東宮即先赴

端本宮侍講讀是日

初讀通鑑既畢已辰末矣即馳至

文華後殿奏明上

曰知道了璟承旨起旁侍諸講官講論語子罕言一節書

旅獒春秋大水孟子北宮黜節畢上召輔臣前問夫子

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及出門使民諸章言仁儘多

何云罕言延儒對此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其語甚

多臣璟對聖人未嘗不言仁只門弟子悟者以為言不悟

者以為罕言耳景昉姓亦各有奏上意甚懌已復問命與仁如何分別璟對總是一理在天為命在心為仁上首肯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思璟對聖見極明徹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璟言明、德于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上曰近來雨暘時若秋令甚佳臣等因言及起廢事璟舉葉廷秀成勇二人最有清望上頷之已復高倉場河道二總督密雲昌平二巡撫諸缺又諭孟冬祭太廟宜定用何時璟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璟對古祭禮只言厥

明質明似用寅時為妥同官皆以為然上又及劉元斌一案因令傳吏戶禮刑都察院各件而退是日諭對及同官語甚多不能悉記聊撮其梗概若此明日奉上諭昨先生等論仁諸說深當朕心着即撰寫進呈以便朝夕觀覽

諭祭故輔文震孟文

惟卿學研天人行根忠孝殿頭妙選競傳日映五雲仗下
孤鳴自矢瀾迴一柱迨遭奸氛之錮斥益聞風節之堅凝
反正方新旁求作乂提衡史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帙
道允孚于同德擢叅揆席光動綸扉冒言則起懦廉頑直
氣已昂霄聳壑潔身而退長懸夾日之忠得正以終適叶
隕星之變追思明德恨不憇遺茲特霈乎朝恩用脩紆于
輿論英魂如在尚克祇承

回奏

經筵站班揭帖

壬午九月

題適文書官張維經到閣欽奉 上傳以後經筵于辰時
行供事各官炤日講例著文書官預傳站班閣臣擬旨傳
勅欽此臣等謹看得經筵大典委宜嚴肅整齊向來未經
迭飭供事不無參差頃蒙 皇上示以定時先以 傳諭
已後文武各官自知所遵循而班聯出入講儀從此益肅
矣謹擬 旨具揭恭進伏候 聖鑒施行謹題

擬經筵諭
壬午九月二十五日

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于辰時行供事各官
炤日講例著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悞該部即行
傳飭特諭

東宮增講通鑑揭帖

壬午九月

題恭炤

東宮增講通鑑昨書白文一段進呈備講今

東宮講案已設有通鑑直解似不必再進白文惟炤例預
進起止且通鑑解注原係見成止可言讀而不可言講合
無令講官于讀完經書各五遍後再將通鑑白文誦讀二
遍東宮殿下仍應聲同讀二遍講官自將解註念講二
遍庶大義了然講讀前後適均而睿體亦不甚勞頓矣伏
候聖明裁奪其對句一節臣等已傳講官纂緝詳訂容
竣日另行繕進謹題崇禎十五年九月初六日奉聖

旨覽卿等奏具硯蓋悃朕知道了即依議行其對句著講
官輯完進覽

奉 旨恭擬

東宮門名

壬午九月二十八日

懿安皇后原居

慈慶宮在

東華門內壬午九月改為

皇太子端本宮而

懿安遷于後之仁壽殿奉

御批令

擬宮門名

慈慶宮今擬

端本

敬承

徽音門今擬

前星

敏德

麟趾門今擬

重暉

協華

關雎左右門今擬

麟祥

燕翼

純禧左右門今擬

養正

體元

後泰寧門今擬 擬慶

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卽蒙 欽點正擬其左右門

二擬俱用



原件短缺

卷 6

